

方志敏烈士遺著

可愛的新中國

總81 單24 32開 80定價頁

可 愛 的 中 國

方志敏烈士遺著

* 版 權 所 有 *

一九五二年五月北京初版

一九五三年一月北京第九版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京1030001—1180000

(乙)定價2,000元



方志敏烈士畫像

方志敏烈士手蹟

方志敏烈士手蹟

（此处为手书正文，因图像模糊，文字难以辨识，推测为烈士在狱中撰写的文稿或信件。）

前記

這是方志敏烈士的遺著，去年十月曾由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過三千冊；我們現在就是根據影印本排印的。

關於這些遺著的來歷，在影印本的卷首有馮雪峰同志的『說明』，現在也附錄于書後，這裏不重敘了。

原稿偶見的筆誤，在這鉛印本上都已加以改正，不一一註明了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二年四月

目次

清貧……………一

可愛的中國……………四

遺信……………三七

附錄

影印本說明……………三九

清 貧

我從事革命鬥爭，已經十餘年了。在這長期的奮鬥中，我一向是過着樸素的生活，從沒有奢侈過。經手的款項，總在數百萬元；但爲革命而籌集的金錢，是一點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業。這在國民黨的偉人們看來，頗似奇蹟，或認爲誇張；而矜持不苟，捨己爲公，却是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。所以，如果有人問我身邊有沒有一些積蓄，那我可以告訴你一樁趣事：

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——一個最不幸的日子，有兩個國民黨軍的兵士，在樹林中發現了我，而且猜到我是什麼人的時候，他們滿肚子熱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，或者搜出一些金鑲金戒指一類的東西，發個意外之財。那知道從我身上摸到下身，從襖領捏到襠底，除了一隻時錶和一枝自來水筆之外，一個銅板

都沒有搜出。他們于是激怒起來了，猜疑我是把錢藏在那裏，不肯拿出來。他們之中有一個，左手拿着一個木柄榴彈，右手拉出榴彈中的引線，雙腳拉開一步，作出要拋擲的姿勢，用凶惡的眼光釘住我，威嚇地吼道：

『趕快將錢拿出來，不然就是一炸彈，把你炸死去！』

『哼！你不要作出那難看的樣子來吧！我確實一個銅板都沒有存；想從我這裏發洋財，是想錯了。』我微笑着淡淡地說。

『你騙誰！像你當大官的人會沒有錢！』拿榴彈的兵士堅不相信。

『決不會沒有錢的，一定是藏在那裏，我是老出門的，騙不得我。』另一個兵士一面說，一面弓着背重來一次將我的衣角褲襠過細的捏，總企望着有新的發現。

『你們要相信我的話，不要瞎忙吧！我不比你們國民黨當官的，個個都有錢，我今天確實是一個銅板也沒有，我們革命不是爲着發財啦！』我再向他們解釋。

等他們確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麼的時候，也就停手不搜了；又在我藏躲地方

的週圍，低頭注目搜尋了一番，也毫無所得，他們是多麼地失望呵！那個持彈欲放的兵士，也將拉着的引線，仍舊塞進榴彈的木柄裏，轉過來搶奪我的錶和水筆。後彼此說定錶和筆賣出錢來平分，才算無話。他們用懷疑而又驚異的目光，對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幾遍，就同聲命令地說：『走吧！』

是不是還要問問我家裏有沒有一些財產？請等一下，讓我想一想，啊，記起來了，有的有的，但不算多。去年夏天我穿的幾套舊的汗褂褲，與幾雙縫上底的線襪，已交給我的妻放在深山塢裏保藏着——怕國民黨軍進攻時，被人搶了去，準備今年夏天拿出來再穿；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財產了。但我說出那幾件『傳世寶』來，豈不要叫那些富翁們齒冷三天？！

清貧，潔白樸素的生活，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够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！

一九三五年五月廿六日寫于囚室。

可愛的中國

我很小的時候，在鄉村私塾中讀書，無知無識，不知道什麼是帝國主義，也不知道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，自然，不知道愛國爲何事。以後進了高等小學讀書，知識漸開，漸漸懂得愛護中國的道理。一九一八年愛國運動波及到我們高小時，我們學生也開起大會來了。

在會場中，我們幾百個小學生，都懷着一肚子的憤恨，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無饜的侵略，另一方面更痛恨曹、章等賣國賊的狗肺狼心！就是那些年青的教師們（年老的教師們，對於愛國運動，表示不甚關心的樣子），也和學生一樣，十分激憤。宣佈開會之後，一個青年教師跑上講堂，將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滅亡中國的廿一條，一條一條地邊唸邊講。他的聲音由低而高，漸漸地吼叫起來，

臉色漲紅，漸而發青，頸子漲得像要爆炸的樣子，滿頭的汗珠子，滿嘴唇的白沫，拳頭在講桌上搥得碰碰響。聽講的我們，在這位教師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動之下，那一個不是鼓起嘴巴，睜大着眼睛——每對透亮的小眼睛，都是紅紅的像要冒出火來；有幾個學生竟流淚哭起來了。朋友，確實的，在這個時候，如果真有一個日本強盜或是曹、章等賣國賊的那一個站在我們的面前，那怕不會被我們一下打成肉餅！會中，通過抵制日貨，先要將各人身邊的日貨銷燬去，再進行檢查商店的日貨，並出發對民衆講演，喚起他們來愛國。會散之後，各寢室內扯抽屜聲開箱籠聲，響得很熱鬧，大家都在急忙忙地清查日貨呢。

『這是日貨，打了去！』一個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來了，扔在堦石上，立即打碎了，淡紅色的牙粉，飛洒滿地。

『這也是日貨，踩了去！』一隻日貨的洋磁臉盆，被一個學生倒仆在地上，猛地幾腳踩凹下去，磁片一片片地剝落下來，一脚踢出，磁盆就像含冤無訴地滾到

牆角裏去了。

『你們大家看看，這床蓆子大概不是日本貨吧？』一個學生雙手捧着一床東洋蓆子，表現很不能捨去的樣子。

大家走上去一看，看見蓆頭上印了『日本製造』四個字，立刻同聲叫起來：

『你的眼睛瞎了，不認得字？你捨不得這床蓆子，想做亡國奴？！』不由分說，大家伸出手來一撕，那床東洋蓆，就被撕成碎條了。

我本是一個苦學生，從鄉間跑到城市裏來讀書，所帶的鋪蓋用品都是土裏土氣的，好不容易弄到幾個錢來，買了日本牙刷，金鋼石牙粉，東洋臉盆，並也有一床東洋蓆子。我明知銷燬這些東西，以後就難得錢再買，但我爲愛國心所激動，也就毫無顧惜地銷燬了。我並向同學們宣言，以後生病，就是會病死了，也決不買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。

從此以後，在我幼稚的腦筋中，作了不少的可笑的幻夢；我想在高小畢業

後，即去投考陸軍學校，以後一級一級地升上去，帶幾千兵或幾萬兵，打到日本去，踏平三島！我又想，在高小畢業後，就去從事實業，苦做苦積，那怕不會積到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私，一齊拿出來，練海陸軍，去打東洋。讀西洋史，一心想做拿破崙；讀中國史，一心又想做岳武穆。這些混雜不清的思想，現在講出來，是會惹人笑痛肚皮！但在當時我却認為這些思想是了不起的真理，愈想愈覺得津津有味，有時竟想到幾夜失眠。

一個青年學生的愛國，真有如一個青年姑娘初戀時那樣的真純入迷。

*

*

*

朋友，你們知道嗎？我在高小畢業後，既未去投考陸軍學校，也未從事什麼實業，我却到N城來讀書了。N城到底是省城，比縣城大不相同。在N城，我看到了許多洋人，遇到了許多難堪的事情，我講一兩件給你們聽，可以嗎？

只要你到街上去走一轉，你就可以碰着幾個洋人。當然我們並不是排外主義

者，洋人之中，有不少有學問有道德的人，他們同情于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，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和侵略，他們是我們的朋友。只是那些到中國來賺錢，來享福，來散播精神的鴉片——傳教的洋人，却是有十分的可惡的。他們自認為文明人，認我們為野蠻人，他們是優種，我們却是劣種；他們昂頭闊步，帶着一種藐視中國人、不屑與中國人為伍的神氣，總引起我心裏的憤憤不平。我常想：『中國人真是一個劣等民族嗎？真該受他們的藐視嗎？我不服的，決不服的。』

有一天，我在街上低頭走着，忽聽得『站開！站開！』的喝道聲。我抬頭一望，就看到四個綠衣郵差，提着四個長方扁燈籠，燈籠上寫着：『郵政管理局長』幾個紅扁字，四人成雙行走，向前喝道；接着是四個徒手的綠衣郵差；接着是一頂綠衣大轎，四個綠衣轎夫抬着；轎的兩旁，各有兩個綠衣郵差扶住轎杠護着走；轎後又是四個綠衣郵差跟着。我再低頭向轎內一望，轎內危坐着一個碧眼黃髮高鼻子的洋人，口裏唧着一枝大雪茄，臉上露出十足的傲慢自得的表情。『啊！

好威風呀！』我不禁脫口說出這一句。郵政並不是什麼深奧巧妙的事情，難道一定要洋人才辦得好嗎？中國的郵政，為什麼要給外人管理去呢？

隨後，我到K埠讀書，情形更不同了。在K埠的所謂租界上，我們簡直不能亂動一下，否則就要遭打或捉。在中國的地方，建起外人的租界，服從外人的統治，這種現象不會有點使我難受嗎？

有時，我站在江邊望望，就看見很多外國兵艦和輪船在長江內行駛和停泊，中國的內河，也容許外國兵艦和輪船自由行駛嗎？中國有兵艦和輪船在外國內河行駛嗎？如果沒有的話，外國人不是明明白白欺負中國嗎？中國人難道就能够低下頭來活受他們的欺負不成？！

就在我讀書的教會學校裏，他們口口聲聲傳那『平等博愛』的基督教；同是教員，又同是基督信徒，照理總應該平等待遇；但西人教員，都是二三百元一月的薪水，中國教員只有幾十元一月的薪水；教國文的更可憐，簡直不如去討飯，他

們只有廿餘元一月的薪水。朋友，基督國裏，就是如此平等法嗎？難道西人就真是上帝寵愛的驕子，中國人就真是上帝拋棄的下流的癩三？！

朋友，想想看，只要你不是一个斷了氣的死人，或是一个甘心亡國的懦夫，天天碰着這些惱人的問題，誰能按下你不挺身而起，爲積弱的中國奮鬥呢？何況我正是一個血性自負的青年！

*

*

*

朋友，我因無錢讀書，就漂流到吸盡中國血液的唧筒——上海來了。最使我難堪的，是我在上海遊法國公園的那一次。我去上海原是夢想着找個半工半讀的事情做做，那知上海是人浮于事，找事難于登天，跑了幾處，都毫無頭緒，正在納悶着，有幾個窮朋友，邀我去遊法國公園散散悶。一走到公園門口就看到一塊刺目的牌子，牌子上寫着『華人與狗不准進園』幾個字。這幾個字射入我的眼中時，全身突然一陣燒熱，臉上都燒紅了。這是我感覺着從來沒有受過的恥辱！在

中國的上海地方讓他們造公園來，反而禁止華人入園，反而將華人與狗並列。這樣無理的侮辱華人，豈是所謂『文明國』的人們所應做出來的嗎？華人在這世界上還有立足的餘地嗎？還能生存下去嗎？我想至此也無心遊園了，拔起腳就轉回自己的寓所了。

朋友，我後來聽說因為許多愛國文學家著文的攻擊，那塊侮辱華人的牌子已經取去了。真的取去了沒有？還沒有取去？朋友，我們要知道，無論這塊牌子取去或沒有取去，那些以主子自居的混蛋的洋人，以畜生看待華人的觀念，是至今沒有改變的。

朋友，在上海最好是埋頭躲在鴿子籠裏不出去，倒還可以靜一靜心！如果你喜歡向外跑，喜歡在『國中之國』的租界上去轉轉，那你不僅可以遇着『華人與狗』一類的難堪的事情，你到處還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，在黃包車夫和苦力的身上飛舞；到處可以看到飲得爛醉的水兵，沿街尋人毆打；到處可以看到巡捕